

摘要

誕生於鴉片戰爭(1840)後四年的吳昌碩，在書、畫、印三個範疇的傑出表現，使他成為清末民初最具代表性的藝術家。他整體的藝術成就，影響了二十世紀前期許多傳統中國藝術家在書法、繪畫、刻印上的表現方式。他是少數幸運的藝術家之一，他長壽(享年八十四歲)、旺盛的創作力持續到生命的最後，且在生前即享有盛名與財富。吳昌碩的藝術價值，隨著他的成名與上海藝壇龍頭地位的確立而備受矚目。書法是吳昌碩整體創作藝術的基石，他獨到的筆法貫徹在成名較早的篆刻裡，以及中年以後所關注的繪畫中，圓厚而典樸的筆調是他創作時的特有語彙，而這便與其篆書用筆息息相關。吳昌碩在篆書上所下的功夫與成就，可以從他一生臨寫「石鼓文」不輟，觀察出一個重要的側面。他自負於「一日有一日境界」的石鼓文書寫，其中展現的寓古新意，使其脫胎自獵碣的篆書藝術展現出獨步古今、無人能出其右的風華。篆法滲透在他的各項藝術表現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關於吳昌碩整體的藝術面貌，在篆刻和繪畫方面，許多學術文章的累積，已經使我們對其畫與印的認識逐漸完整。在傳記研究方面，經由吳的後人與學者的努力有可觀的成績，這些成果幫助我們對吳昌碩的一生有一鳥瞰式的理解。然而，作為吳昌碩整體藝術之本的書法，過去的研究成果並不多，概論性質的介紹短文僅零星出現在期刊、雜誌或圖錄的前言。而研究者書法研究文章的祖本，是沙孟海的〈吳昌碩先生的書法〉，他所提到的吳昌碩石鼓文的風格特色與分期都被一再引用。近來蘇友泉所發表的《吳昌碩生平及書法篆刻之研究》一書，總結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對吳昌碩的各個書體與風格都有分析描述，在書學淵源的部份則以書家的詩文集中所載的文字，以及前人概論式說法為依據進行討論整理，對於吳昌碩書藝與篆刻領域當中，純粹風格史的討論有一總結式的貢獻。本文在過去學者研究的基石上，特別選擇他的石鼓文為研究核心。以石鼓文書蹟為觀測分析的主體，致力於探求隱藏在風格背後創作者的真意，以釐清吳昌碩石鼓文藝術的特質與這些特質的內外在意義。

在書法上，吳昌碩以寫石鼓文出名。談到他的畫，大家都注意到的是，畫中他對乞靈於石鼓文篆書篆籀線條爐火純青的運用。這兩項大家都知道的事實，告訴我們，石鼓文的書寫，在吳昌碩整體藝術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過去，研究吳昌碩的學者的貢獻就是在於：提醒我們石鼓文在吳昌碩整體藝術中的重要性。在沙孟海、吳東邁、吳長鄴、蘇友泉等人的研究中，說明了吳昌碩表現在石鼓文上的創新是劃時代的，這一個重要的事實，同時也解釋了吳昌碩的石鼓文是如何表現的？有什麼風格特色的這個部份。在他們的研究中，對於吳昌碩的石鼓文風格分期、師承淵源上，並沒有太大的歧異，也就是說在純粹風格史的研究上，學

者們形成共識性很強的看法。這些研究成果對我們去認識吳昌碩的石鼓文篆書風格提供了重要的基石。

在觀看吳昌碩的石鼓文作品，以及閱讀與他相關的歷史文獻的時候，相較於學者們注意到他表現了什麼的這個部分，我較感興趣的是，他為什麼表現的問題。首先是關於吳昌碩對石鼓文的選擇，因為他的前輩與同輩書法家，雖然也曾經把石鼓文當作習篆的淵源之一，但是從來沒有一個人，傾一生之力專攻石鼓文。為什麼他會選擇石鼓文當作一生一貫地、永不間斷地的書業實踐主軸？這是我的第一個問題。接下來的疑問是，他的石鼓文風格為什麼這麼特殊？這些是前輩學者在吳昌碩的篆書研究中，尚未碰觸到的問題。再者，把「為什麼是石鼓文？」放置在吳昌碩一生的生命脈絡中，觀察他究竟透過石鼓文，在自我形象覺察的困惑裡，給了自己什麼樣的回答？並因此藉由石鼓文書作向外傳達了什麼訊息給他的篆書作品的觀眾？這篇論文將試圖對我以上的三個主要疑惑，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因此，我將在第二章與第三章中，從「石鼓文」臨寫的這一脈絡出發，試圖回答這三個主要問題。為什麼是這個「形式」？吳昌碩為何選擇「石鼓文」作為他一生書藝實踐的主軸？其次，他的石鼓文為什麼是這樣的「風格」？在眾多的傳統篆書語彙中，他選擇繼承什麼？放棄什麼？最後造就如此特殊風格表現的吳氏石鼓文。解決了這一層次的問題之後，緊接著進一步要追問的是，吳昌碩藉由這樣的形式與風格究竟要表達什麼？藉此不同於以往的研究路徑，希望能對於吳昌碩藝術創作的基調：石鼓文篆書的意義，有更清晰、更深入與更多面向的認識。而唯有在釐清了吳昌碩書法面貌的基礎上，才有開啟其藝術殿堂的適當鑰匙，得以進入他雍容博大藝術堂奧的可能。吳昌碩所創作的石鼓文是本文論證的主要依據。

本文試圖配合相關史料（書畫印作品、書信、詩文集、師友回憶錄...），從書法家的書學淵源、時代氛圍、個人際遇、贊助人等線索所交織成的網絡來關照吳昌碩的書法藝術、人與歷史的重大論題。本文將先以吳昌碩其人為研究的第一條主線，重構藝術家的精神面貌、創作理念及審美取向的關係。在關於藝術家（人）的論述方面，以吳昌碩的生命情境為主要論題，不採描述性傳記編年式的書寫，而以「人」與「藝」的關連為內核。首重探索吳昌碩成長過程中所經歷過的種種逆境、重大變遷以及那些他自覺重要的部份如何敏感地內化、形塑其思維機制，進而呈現出何種精神面貌？而這樣的精神面貌在實際創作時，會直接影響到書法家的創作理念與審美取向；更進一步對書者面對傳統語彙（各種篆書典型）時的抉擇與取捨產生決定性的作用。吳昌碩的「身世之感」，與他一生一切價值的原形息息相關，這是本文對吳昌碩生平的主要關注點。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宦遊生涯。吳昌碩從而立之年一直到古稀之齡對官宦生涯的追求與宦場轉徙，這個不為研究者重視的部份，是他作為一個知名藝術家身份之外，最為長久而持續的追尋。然而，遊宦，這段漫長生命歷程的抉擇與吳昌碩自我形象的覺察有深刻的關係，而他的身份自覺與石鼓文書寫之間的對話，在書寫上產生精彩的可能性。宦遊與石鼓文書寫代表著吳昌碩所型塑的自我形象中，相互補充的

一體兩面，宦遊是外顯，而石鼓文書寫則是內裡。而因為身份、職務而形成交遊網絡對其石鼓文創作的影響也將在本文中提出。

（透過書畫作品、題跋、詩文相關資料）吳昌碩如何看待自己與自己的作品，我就盡量師法他的取徑，透過石鼓文這個被他挑選的古老形式與他的石鼓文風格表現，去解讀那些沒有藉著白紙黑字被他說出來的部份。另外，因為吳昌碩並不是一個重要的書法理論家，他的書學思想從來沒有被以有系統的方式提出來。他的書學理想本身，抽離的或者孤立的去看，沒有什麼重要的價值，因此，我將他對石鼓文的所有想像與實踐，放在他的時代脈絡裡去看，看他作為一個晚清時期，具有諸生學銜的文人身份的書畫家，在面對時代的刺激的生命的感受，如何在他的石鼓文書寫中作自覺的反應。希望這樣的處理，能對吳昌碩的石鼓文的鮮活豐富的歷史意義有更貼近的瞭解。

總之，本文的研究方法是由書法作品所從出的創作人-書法家為切入點，再一層一層深入書者的創作理念，最後推及到書法作品的具體分析。藉此貼近書法家的創作本心，藉由重建從意念到書法作品完成的過程，來瞭解吳昌碩賦與石鼓文書寫的寓古之新意。同時除了由風格分析來觀看吳昌碩的篆書藝術，並將之還原於時代的橫切面上，探究其石鼓文書藝豐富性格與書史上的意義。期待這個吳昌碩書法藝術的個案研究，能對晚清書法史有更多新的詮釋與補充。